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前漢書卷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内宮師古曰不敢更内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

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師古曰横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褏金椎椎之師古曰褏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褏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宋祁云時字浙本添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

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蘓林曰不從正法聽

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骪古委字骪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師古曰沬亦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内反字從午未之末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

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

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

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大夫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黄屋蓋儗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

口師古曰姓蔄名忌蔄音姧巖助傳作閒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蔄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葢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此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於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

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頴曰忌蕑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椀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遁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甾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

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〇宋祁曰越本無謚字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邉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邉越者邉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

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

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詗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

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

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顔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攱閣不行之○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蘓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

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也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隂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隂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隂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鋭

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鉾刃之鋭利故云鋭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蘓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説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説是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

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

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絶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絶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絶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賔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

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内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内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

止也數見譖無休止讒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

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始食○宋祁曰始或作强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

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

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

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奬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

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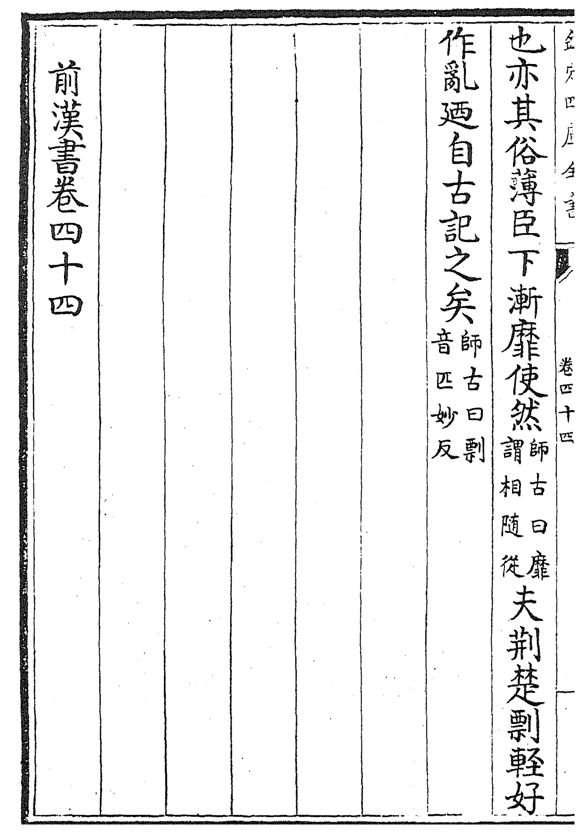
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

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宋祁曰三或作四)子寬嗣十

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荊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荊舒土俗彊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剸與專同音之兖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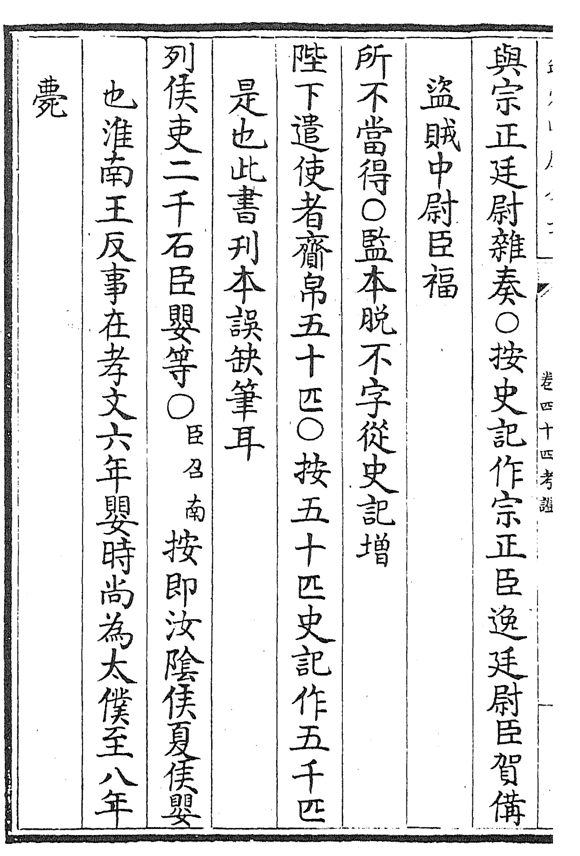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証

淮南厲王長傳命從者刑之○顧炎武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臣召南按從者史記孝文本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

數上書不遜順云云○臣召南按此文以下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悦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



與宗正廷尉雜奏○按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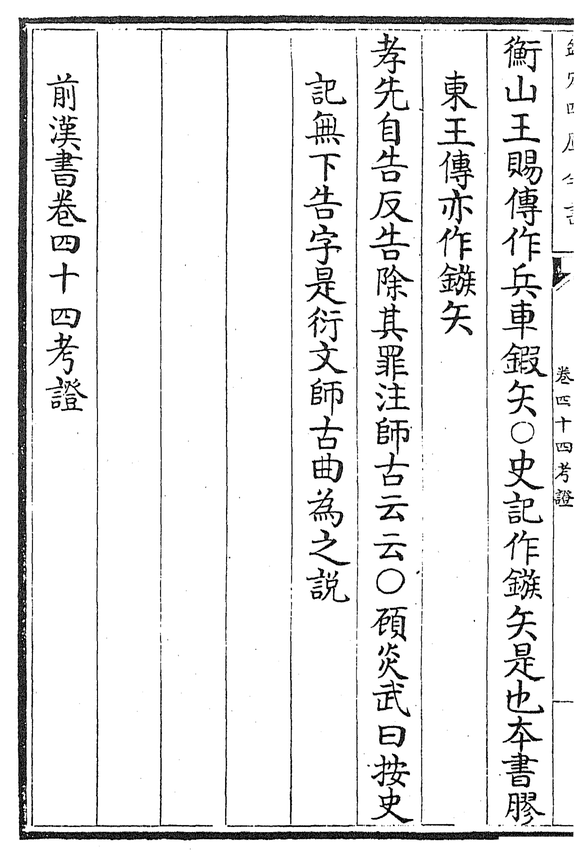
所不當得○監本脱不字從史記增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刋本誤缺筆耳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臣召南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為太僕至八年薨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云云○臣召南按此傳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畧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畧耳

外書甚衆○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賦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衡山王賜傳作兵車鍛矢○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注師古云云○頤炎武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八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畧定趙地宋祁曰一本定作燕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

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此通之

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

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黄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邉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説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

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廼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

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音必遥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胷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内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埶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埶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鬭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

相率而朝齊矣葢閒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揚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畧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埶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師古曰與讀曰預蠆蝎也螫毒也蠆音丑界反螫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廼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

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燖治死犬燖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

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兖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宋祁曰越本作下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宋祁曰新本去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〇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絶人如此〇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絶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

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説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寳賂諸侯與

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傾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

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下頼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絶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

績不足於盖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

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

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氾愛蒸庶師古曰氾普也蒸亦衆也氾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懐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

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宋祁曰耐解在高紀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

之黨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宋祁曰

言當作意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宋祁曰至後宮姚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皐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黄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蕤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

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勲中黄門逮名近臣侍中○宋祁曰浙本名作召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

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敎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

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也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　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宋祁曰察當作發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

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賜譚爵關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争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髙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

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叅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師古曰騃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遬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謼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鋒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埶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强盛蘇林曰疐音致嚏之嚏晋灼曰音載疐其尾之疐師古曰以字言之晋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提既巳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為㢋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

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甲爰虜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閔念之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䚡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閒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

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

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孛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邉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

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畧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劉攽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讇古諂字讇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

之言師古曰繆讀曰謬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盬惡鄧展曰盬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

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顔失之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皐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晝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拍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師古曰謼古呼字音火故反○宋祁曰淅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

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

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曰玄靈泱鬱將安歸兮

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烏朗反鷹隼横厲鸞徘徊兮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

其所也熛若浮猋動則機兮師古曰熛弋射矢也猋疾風也言繒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猋音必遙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宋祁曰棧當作棧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宂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宂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宂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致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完心結愲兮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嗚謼宂際

絶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絶也師古曰嗚謼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謼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唫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唫古吟字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擥其須師古曰擥與擥同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宋祁曰姚本迴作迴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蒯通一說而喪

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横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宋祁曰注文售姚本作售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盖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欒書搆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茷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

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以反弑厲公○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孫同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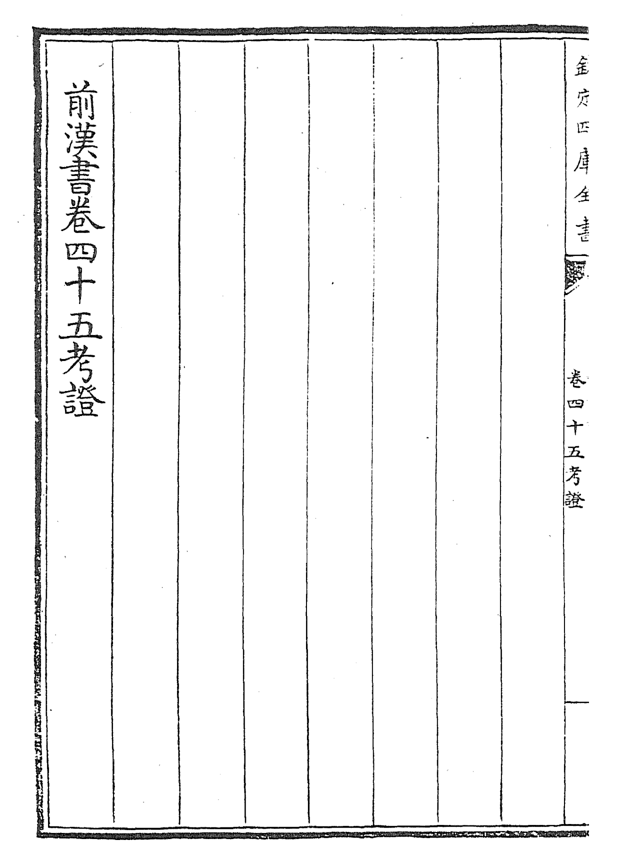
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黜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蒯通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童子史記作庸夫又孟賁句上史記有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伍被傳非直章邯揚熊也○按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贊欒書搆郤注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茂云云○楚公子茷晉語作楚王子發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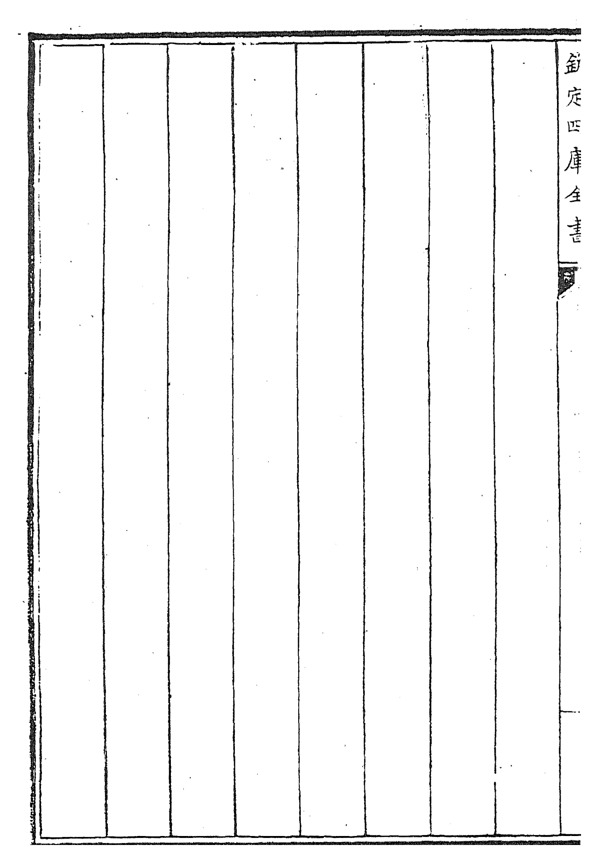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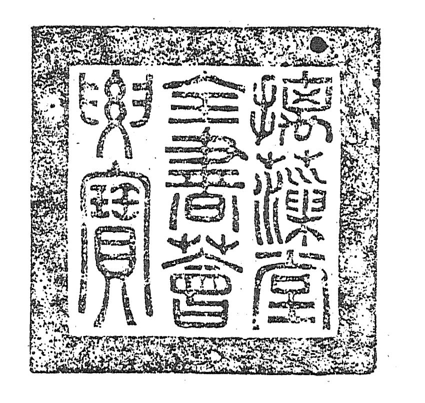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五頁前三行耐解在高紀刊

本紀字下衍解字今删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楚公子茷刊本茷訛茂据左

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八 六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九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萬石衞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内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亦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

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師古曰便

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牏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

曰涵浸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浸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濵海師古曰濵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濵音賔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

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攽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狩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

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

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貤貤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宋祁云一本他作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與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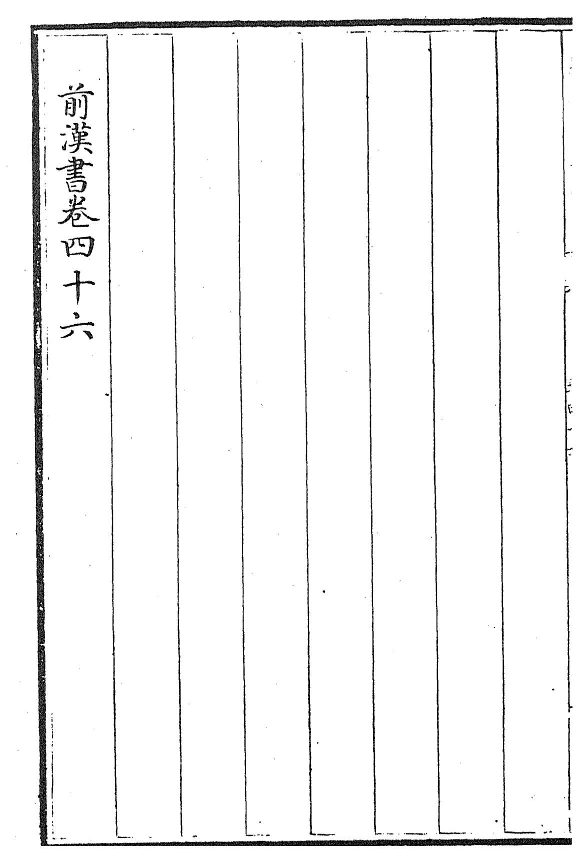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揩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籍則近絜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絜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攽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兖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省之○宋祁

云注文舊本沓作幡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四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偝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丙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臣召南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毁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臣召南按史記作兒寛等推文學至

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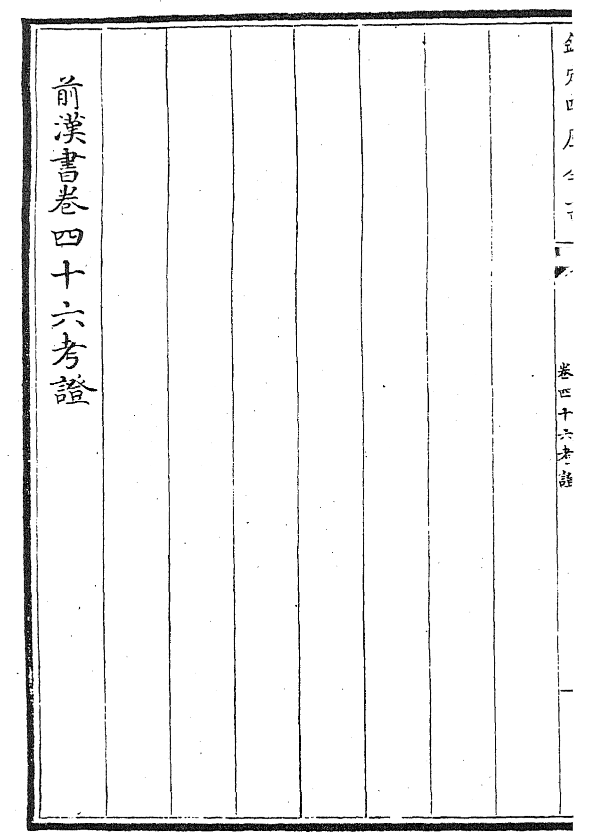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誰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臣召南按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

名彭祖也

張敺傳張敺字叔注孟康曰敺音驅○按注音驅則各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庶子也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